

歷史空間

朗月與初霜

蘇宏



霜，宣告冬天的來臨。

網上圖片

霜，是輕薄的語言。它似一紙判決宣告秋天快要結束，冬天即將進駐。農事意義上的秋收冬藏還將持續一段時日。在這個過程裡，大地的面目歷經了青壯年到中老年的奇異轉變。隨着稻穀、棉花、豆子的歸倉儲存，到處是空空的休耕地，一夜之間，所有的豐收幽閉進鄉村的內部。彷彿兩鬢染霜的男子，不再過度追求外在的修飾，外表平易，沉靜如水，而內心卻豐富燦爛，無比充實。

在深秋，一枚六角形的霜花開成了記憶之門。

農諺上說，塘深魚肥，壟高薯壯。說的就是霜降這個時令的物產特徵。在河塘深處潛伏的各種魚類養得腦滿腸肥。在南方，此時是垂釣的最後好日子。按照霜降垂釣的經驗，如果夜晚落霜，次日必定放晴，而且日照充足，那麼，水面開闊深沉的河塘就成為首選。考慮到深秋的特點，各種魚類會隨着水溫的逐漸下降改變牠們的游層，開始向水的深處轉移。此時，深水處的水溫要比上層的水溫高。如果天氣晴朗，氣溫回升，岸邊多浮游生物，餌料充足，大部分魚類，特別是鯽魚，就會到岸邊較淺的地方攝食，你可以果斷就近下鉤。在颶風的天氣，我們就應該在下風口迎風垂釣。因為風吹浪打，水中的餌料沖到了岸邊。這裡的溶氧量也明顯高。有一個細節是必須考慮的：初春與深秋垂釣，氣溫低，水比較涼，魚兒活動緩慢，攝食時嘴張得小，釣餌要適當小一點。

我曾經寫下一首奇怪的詩，紀念一次獨特的垂釣經歷。詩的題目叫《十一月的垂釣》，引述如下：

西北風有點大 疊浪在南岸堆積着泡沫 要壓低帽簷，才能遮擋水面的反光

歲晚寒深，上魚的速度真慢頭頂上，不斷有飛機掠過巨大的陰影在水面轉瞬即逝

德新說，上魚的速度趕不上飛機起飛的頻率差不多兩三分鐘間歇，就有一架飛機騰空

手指有些麻木，需要不停地跺腳取暖一陣寒噤，忍不住打呢放屁心裡奇怪今天怎麼只有鯽魚咬鉤一上午過去大伙愉快地退鉤，上鉤偶爾模仿着塘大黃狗的汪汪吠叫

德新是我的朋友，一個釣魚好手。霜降之後的一個星期，我們在毗鄰浦東機場的一處河塘垂釣。我把它稱為一次獨特的垂釣經歷，因為此景此情別處難以再現。正如詩中寫到的，頭頂上每隔兩三分鐘就有大型客機呼嘯而過，這些時光機器在水面不時投下巨大的倒影，起飛的頻率比上魚的頻率還快。我們不禁感歎，天上的飛機和地面的垂釣，是生活中喧囂和寧靜，快和慢的兩種極致。由於不小心踢翻了一罐蠅蛆，我們不得不想法就地尋找新的釣餌，而草地裡的螞蚱是最現成的好貨色。由於天冷，它們一般都不太動彈，需要我們走來走去，用腳趕出來。這些可憐蟲，被季節所遺棄，在塘邊南瓜地的藤蔓和草的間隙裡進行着最後的掙扎，臨死還要蹦蹦跳跳幾下，不願就地繳械投降，有不少螞蚱乾脆投河自盡。

螞蚱是用來釣「大傢伙」的。「大傢伙們」向來老謀深算，習慣躲在深水裡不動聲色。上鉤提竿的時候你以為釣住的不是魚，而是一根沉重的木樁。當然，經過彼此鬥智鬥勇，最後，螞蚱成為「大傢伙」的戰利品，而「大傢伙」成為我們的戰利品。幾番交手，在青魚、鯰魚、鯽魚的記憶裡閃現着浮游生物、水生植物、香氣撲鼻的麵食、酒糟、蚯蚓、秋後的螞蚱和各種美味的昆蟲，而在垂釣者的腦海深處貯滿了魚鱗的閃光、水面的可疑氣泡、起伏的蜈蚣漂以及滿手的

魚腥味。在若干年後，大魚逃脫的故事伴隨着「嘖嘖」聲和長吁短歎，成為一個又一個傳奇。每有機會談論必定會重溫一番。或許，更難忘懷的是這些日子裡河上的微風和午後的鳥鳴。

大地沉默寡言，鳴禽卻喋喋不休。白頭鴨在秋收後的鄉間田邊留連忘返。牠們的叫聲花樣百出，隔岸相聞。在南方鄉間田野，除了麻雀，白頭鴨是最常見的鳥類，而麻雀對人從不親近。成年的白頭鴨頭上都有一簇白色的羽毛，因而獲得了一個親暱的稱呼：白頭翁。

但是牠的性情卻與鄉間頑童相似。在霜降後的某個早晨，白頭翁成群結隊，突然出現在杉樹的樹尖，以主人的姿態，大聲高歌，相互酬唱。彷彿鄉間的草台班子，不及搭台報幕，便匆忙開演某種地方戲曲。牠們最愛在樹木的最高處睥睨一切，若有昆蟲飛過，閃電一擊，旋即回歸原處，高唱勝利的凱歌。白頭翁的鳴叫帶有諧謔的性質。你通常會聽到牠們先是連續急促的詢問：「籍貫籍貫籍貫」，彷彿問你哪裡人氏。純粹以地主自居，一律把你當作外鄉人。大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味道。但是隨即改換一副嘴臉，怪聲怪氣，蠻不講理地冒出一句：「不關——就要，不關——就要」，中間有明顯的停頓，以加強語氣，但牠究竟索要什麼禮物，卻令人頗費思量。在霜降的歲月裡，白頭翁代表了晴朗的心境，無邪的感情。牠們的鳴叫是兒童的語言，天真的歡歌和不知疲倦的民間小調。正是白頭翁使樹林和田野具備了樂園般的氣氛。

如果天氣持續晴好，人們就有好心情。這樣的日子，心很安靜，人們變得愛自言自語。如果向遠處看，天空下，村落和樹林輪廓清晰，田野散落着勞作的農人。近一些，你能看到，午後，他們的臉是生動明亮的。再近一些，你能聽到一對中年夫婦田間的話語。在一壟地裡，男子直起腰來，仔細打量手上剛出土的紅薯，抹去土屑，喃喃道：「個真大啊！」他側過腦袋對着身旁的老婆：「像不像母羊的奶泡？哈哈！」女人回了一個白眼，答非所問：「今年雨水少，糖份足嘛。」男子看了看天色，又豎起耳朵聽聽附近羊圈裡的動靜，滿有把握地說：「母羊都發情了，天氣又好，今晚肯定會降霜。」

回家的路上，光線先從一張中年男子的暗紅臉膛上暗淡下來。一支小調在暮色裡點亮了一盞燈：「十月寒露降霜降，秋收秋種農活忙，忙完白天忙夜場，吃好晚飯早上床……」河面上，最後的晚霞消失了。黃昏星在一棵苦楝樹的樹梢出現。不消多久，群動稍息，朗月高照，初霜悄然降下，大地擁有了隱忍的品格。

來鴻

朵拉

驚艷上海

一走進文化廳，馬上驚艷。廳外鄰鄰水波在蕩漾，廊下一個從側面看飛天的雕塑，線條利落、造型優美，看似狂縱奔放，但那瀟灑靈動的凌空翻轉姿態具有迴旋空間，是中國書法中的一筆後逸回鋒，具有靜中帶動的一氣呵成美感。

「在這三面環水的開幕儀式廳，已讓人感受到上海的美麗。見改革開放非常開心，在中國二十八年，見證中國的變化，從城區發展到鄉下的自然景觀，教育、文化、休閒，從早年上海的十里洋場到今天的東方明珠。這一次的相約到上海來『品味上海』，是非一般的旅遊。上海是個移民城市，具西方情調的城市，海外作家以海外的眼睛看上海，以文學感覺上海，以藝術眼光觀賞上海……」聽着新加坡女作家蓉子在開幕禮上致詞的時候，作家的眼睛讓廳外的湖光山色、綠樹紅花吸引了去。

從前一說上海，劃為等號的是外灘，殖民風情的租界景觀似乎便是上海的標誌，一種魅惑人心的繁華浮奢，支撐起全球旅人對上海的好奇和迷戀。

「品味上海」海外華文作家筆會暨采風活動開幕地點位於大寧靈石公園的大寧文化會議中心。受邀到上海來自17個不同國家、三十多個作家接着觀賞開北海上社區文化中心、武康路一條街的老建築、徐家匯天主教堂、徐家匯源三三灣博物館、上海城市歷史展示館、龍華寺、寶山國際民間藝術博覽館等歷史文化景點，也看見上海的未來綠地社區和景點策劃如徐匯濱江綠地、崇明縣陳家鎮生態社區、崇明規劃展示館等等，為環保而努力維護的自然景點顧村公園、吳淞炮台灣濕地森林公園、西沙灘地、明珠湖等也給作家們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上海市政府在改善農村建設、豐富社區居民文化、培養完整人格的健康兒童與照顧老人的用心，亦在采風活動安排之中。

走在黃浦江邊，我們不到陸家嘴，不去新天地，沒有時尚的星巴克咖啡，主辦當局在用餐的安排讓作家感受到上海

餐飲的豐富多姿，其中又以龍華寺的「人道素菜」最難忘。素食是當今全球人追求樂活和慢活的飲食趨向，人道素菜的新鮮、乾淨、衛生、美味，讓食用者放心，亦因無需殺生而開懷大吃。綠意盎然的寧靈石公園內的潮府酒家再一次讓潮洲菜摘了桂冠，崇明島上姚記南通實業有限公司宴請的午餐，全是長壽島上自家種的菜，自家養的家畜，再加上烹煮得不油不膩，原生態養殖和原汁原味菜餚，作家們享用時沉醉其中，讚不絕口。

來自江蘇的曹教授說，改革開放初，人們口味很重，油膩甜毫不忌憚，現在則不一樣了。從口味的漸趨清淡，看見上海人邁步在現代化和環保的道路上。

上海市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於2011年9月4至10日主辦「品味上海」海外作家筆會暨采風活動也是上海的另一項創舉，尤其是還未交上文章，便已經領到豐厚稿酬。身為作家的我們，每當收到文學研討會邀請函，心中又愛又恨。愛的是有機會與作家學者們互相交流，恨的是作家不懂如何撰寫論文。「品味上海」活動卻是全程采風，之前無需呈交論文，過後只要兩篇文學作品，讓只會寫作的作家大大鬆一口氣，全程縱情投入。

開幕儀式上，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麗宏說，抗戰時期日本轟炸開北，以為把商務印書館、圖書館炸掉就可以消滅中華文化，然而，今天上海的成長從文化設施到科技基地、生態發展，且被認為是地球的奇跡，趙副主席慶幸的是人的慾望益發膨脹，上海人因此在苦惱中追求幸福。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上海人為何苦惱？如何苦惱？慾望是填不滿的無底洞，上海人自然不會不明白。然而，城市的成長形成慾望的成長卻十分正常，如何在物質和心靈之中取得平衡是生命的哲學。

黃浦江水滔滔地流，從歷史流到現代，上海還有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方面



外灘夜景。

網上圖片

面，肯定尚有更多不斷讓我們驚艷的人文風貌。我們期待再到上海，多住幾天，多和上海人——不限於作家和學者，更理想是市井小民——有機會深切交流，也更深層去瞭解上海這個令人遐思連綿的城市。
註：女作家蓉子和趙麗宏副主席開幕詞，非原文，單憑作者記憶。

亦有可聞

採藕

採藕蓮花，本也普通。可是經過詩人點染，它便如詩如畫，美不勝收。「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讀着這些採蓮詩，如沐春風，如飲香醇，讓人眼也醉了，心也醉了，恰如進入了仙境。

蓮花可採，蓮藕亦可採。不過採藕要用腳尖，所以叫做「採藕」。採藕半在水下，多了些辛苦勞累，也就少了些詩人問津，所以古來讚美它的詩詞便很少。但你若仔細去看，它同樣不乏詩意！

微山湖上採藕又叫「歲藕」。它不但在採集時間上較大明湖多一春季，在採集方法上也更加富有詩意。

亦有可聞

戴永夏

上下浮沉。當腳在水下觸到藕節，然後用力一踩，一塊鮮藕便從藕節上斷下，再用腳尖將鮮藕挑出水面。同時，還要抓一塊藕上的黑泥，糊在藕節處，以免灌進水去。這樣中空的藕節便一塊塊浮在水面上，然後裝上小船，運往市場，成為人們餐桌上的美味佳餚。

隨着城市的改造和變遷，大明湖的採藕如今已經絕跡（大明湖為城內湖。但在浩瀚的微山湖位於山東東南，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上，十萬畝荷葉接天連雲，片片荷田鋪錦送藕。每年春秋兩季，蓮藕最為肥美。此時，採藕大軍出沒湖上，形成一道亮麗風景。

春水綠，春水涼，春風輕，春風柔，黑黑的哥哥，白白的藕，一採一漂水上。涼冰冰着哥哥的身，聽着這甜美的歌聲，湖水再涼，採藕人心裡也暖洋洋、樂滋滋的。畢竟有可愛的人相伴相隨，疼愛有加，共同締造着美好的未來。人生如此，還有什麼困難不能戰勝呢？



藕藕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漢江夜遊

那時，我在另外一個工廠做工。那個工廠坐落在漢江邊上，出門五百多米，就到了漢江的主航道邊上。

千里漢江，似一條玉帶，從秦巴山區流過來，一直流入長江，流入大海。襄陽城市就坐落在這玉帶的中央。這裡沃野千里，物產豐沛，因為千年來，它一直受到漢江的澆灌、滋潤，所以如此美麗富饒。

那時，我們也就十八九歲。傍晚下班後，在職工食堂買上一大鉢子飯菜，邊走邊吃，等走到漢江邊上，一鉢子飯菜便一掃而光。雖然做工非常累，非常艱辛，但因為年輕，所以有了用不完的力氣，而且，把身子放在潔淨的漢江水中一泡，似乎什麼煩惱、疲憊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從每年的五、六月份開始在漢江裡游泳，一直要游到十二月底。我們游泳的地方有一大片銀白色的沙灘，沙子非常細，非常軟，游過三四百米的江水，可以到一個很大的沙洲上，沙洲的前面就是漢江的主航道，有二三千米寬。那個沙洲的面積有四五平方公里，上面長滿了柳樹，蘆葦，還有人在上面種西瓜、花生等作物。

我們幾個好朋友最鍾情的是夜遊漢江，從黃昏的夕陽中一直游到月上柳梢，美麗的漢江也從黃昏的金色變成了月光下的銀色。銀色月光下的漢江美麗而寧靜。沙洲上的蛙聲與蟲鳴開始降臨，四周充滿了神秘。這時，順着漢江水漂下去，彷彿是在帶着月亮一起暢遊。我們在水中游動，月亮在天上游動，銀色的月光親吻着年輕的我們，如同在親吻着青春，親吻着浪漫的生命……

有一次，我們忘記了帶水，又渴得要命。夥伴們便說，沙洲上不是長滿了西瓜嗎，現在正是西瓜熟透的時候，去摘幾個來解解渴。我們四個好朋友便留下一個在岸邊看衣服，我們三個便游向沙洲。渴了，去摘幾個西瓜解解渴，在當時我們的心中，就如同讀書人「孔乙己」的理論：讀書人竊書不為偷一樣，所以不以為然。銀色的月光下，瓜地裡的西瓜清晰可見，我們一人摘了兩個，正拿着準備走的

蒲繼剛

漢江夜遊

時候，突然從瓜地裡冒出一個老漢，嘴裡罵道：「王八蛋，讓你們偷瓜，讓你們偷瓜……」雖然被一聲驚吼嚇了一跳，但因為年輕力壯，我們根本不在乎，先沒準備逃跑。又

突然，一個朋友叫道：「不好，老漢手裡有獵槍！」我們三個定睛一看，可不是嗎，那個老漢雙手抓着一隻獵槍，正迅速地向我們衝過來。另外一個朋友大叫一聲：「快跑！」率先扔下西瓜，轉身朝水中跑去。我們三個轉眼到了水邊，跳入水中，朝對岸游去。我們畢竟年輕，游過水邊，老漢便對我們沒辦法了。我們兩個先游上岸，大家正準備喘口氣，卻見身體最壯，游泳技術最好的曉軍卻落在後面，只見他手中還抱了個大西瓜，累得直喘氣。曉軍坐下後，我們笑得合不上嘴，大家都說：曉軍真厲害呀，是捨命不捨財。曉軍這麼累，又被我們嘲笑，但還忘不了幽默一句：「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嗎。」最後，大家笑成了一團。那個西瓜也成了我們吃得最好吃，最開心的一個西瓜……

現在，因為南水北調，漢江的水已經不夠用了。襄陽也成了缺水的地方。「南水北調工程」只好在襄陽城市的下游，一個叫崔家營的地方攔截了一道水壩，以抬高襄陽的水位，供城市使用，那片美麗而寧靜的沙洲便被淹沒了，漢江的水流也變緩了，水也沒有以前那樣潔淨了。因為水的流速，水流量的大小，對江水的自我淨化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這是三千年前的楚詞，孟子、司馬遷等人在歷史中均有記載。傳說屈原先生就是在漢江邊上的襄陽地段與漁父對話，而產生了如此美妙而富含哲理的詩句。

而現在，是水清，還是水濁？月夜中的漢江什麼也不說，其實，它什麼也不想說。它已經流淌了千年、萬年，它早已看透了世事滄桑，人心變遷，水清水濁。現在，襄陽的漢江上也有了豪華遊輪，在漢江的夜晚熠熠閃光，奪人耳目。但我總覺得它如同現今的一些暴發戶，渾身金光閃閃，珠光寶氣，但卻底氣不足，滿身惡俗。它遠遠比不上月夜的漢江，一葉小舟；闌珊的漁火；寧靜的沙洲；沙洲上發生的故事；在水中牽着月亮漂游……讓我們心中暢快。